

# 没暖气没空调，古人怎么取暖

受强冷空气影响，我国多地迎来寒潮降温天气。面对“断崖式”降温，已有多座城市提前启动供暖，确保广大市民温暖过冬。可在没有暖气和空调的古代，人们如何过冬？

## 从火堆到火塘

对生活在温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，尤其是距今约28万年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来说，要度过一年当中最难挨的一段时光，唯有靠火。据测定，金牛山人虽然不会人工取火，但想尽各种办法将火引入山洞，通过不断添加树枝、柴草的方式保持火的燃烧，并在固定的地方保存火种，借此抵御寒冷的侵袭与野兽的攻击。

新石器时代，随着人们由狩猎一采集向农耕生活方式的转变，因烧烤、取暖生起的火堆被搬到了室内，早已掌握人工取火的仰韶文化居民，在其定居的房屋中心部位，往往会挖出一个小坑，四周垒上砖石，中间用来生火取暖、做饭，这就是火塘的由来。

火塘形态多呈不规则的圆形、方形或是瓢形，位置一般面对门道，既有助于吸收氧气助燃，又能阻挡寒风。火塘边上有时还埋有陶罐，罐中满是火种炭灰，可随时将火塘的火重新点燃。人们的室内生活基本围绕火塘展开，烹饪、进食、取暖、议事、睡眠都在火塘边进行，商周时代也是如此。一直到现在，火塘仍是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家庭的核心场所，在普米族、纳西族、白族、傣族等少数民族人眼中，火塘不仅用来烹饪、取暖，也是最神圣所在，是家族昌盛的象征。

## 最早的壁炉和温室

春秋时期，出现了可移动的取暖器具燎炉。从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出土的“王子婴次”青铜炉（高11.3厘米、口纵45厘米、口横36.6厘米）可看出，此时火盆腹部较浅，形制小而简单。与炉配套出土的炭箕或漏铲，用来转移火种和添加木炭。这种小型火盆虽然便利，提供的热量终究有限，如何让整屋暖和起来，达到温热如春的效果，古人做出了很多探索。



“王子婴次”青铜炉，春秋，烧炭燎炉，高11.3厘米、口纵45厘米、口横36.6厘米，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出土，此炉腹部浅，提供热量有限。

有人发现地面被火烤热后不但不会潮湿，还会长时间保持适宜的热量，于是有意识地将地面烤热，坐卧其上，这种“烧地卧土”的取暖方式便是最早的火炕原型。不过，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小范围取暖，毕竟大面积烧地太过消耗能源，又会在屋内产生大量烟尘。为了解决寒热不均、乌烟瘴气的情况，秦代建筑师们为秦王设计了大型取暖设施壁炉——1974年在秦都咸阳一号建筑遗址中被发现。这些壁炉宽1.2米，纵深1.1米，高1.02米，炉身由土坯砌造，炉膛呈覆釜形，可使热气在膛内有充分回旋余地，便于炉烟迅速排出。“人”字形的炉顶有利于扩大散热面积。炉口前有灰坑，炉左侧有存放木炭的炭槽，木炭燃烧时间较长，可长时间保持室温。壁炉被发现时上部建筑已被毁坏，无法得知烟道样式。专家推测，发现的3座壁炉有2座供浴室采暖用，1座供高级统治者专用。

花椒不仅可以当作香料，还“性温”，将其捣碎了和泥涂在墙壁上可使人感觉到温暖，以花椒为保温材料的“温室”相继出现在

西汉皇宫和贵族家中。因椒泥良好的保温性能，“温室殿”冬季还可陈列花木，成为一时奇观。

这种富贵人家在冬天“捣椒泥四壁”，布置温房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唐代。

## 居家必备神器

今有火笼、暖手宝、暖脚宝等各种神器，古也有熏笼、手炉、汤婆子等小型取暖用具。熏笼为先秦时的熏衣用具，人们用竹篾编作透空的网罩，其下置炉，炉上置炭，或添香草，用以熏香衣物。从出土实物来看，熏笼不大，高度在20厘米左右。南北朝出现的竹火笼与其类似，加上提梁后可随身携带，火笼内有红泥小炉，放置炭火用，将竹火笼放入衣袖内，周身可暖。



清代掐丝珐琅海棠式手炉。

武则天时期，有人设计了一种迷你取暖神器，名“卧褥香炉（炉）”，其实就是香球与迷你火炉的结合。拿来放在被子里取暖、熏香用。它的构造十分精巧，由几个轴心线相互垂直的金属环构成，中央轴心处安装有置放木炭的容器，外面以镂空金属球包裹。神奇之处在于，任凭球体香炉怎么旋转，燃点木炭的容器始终处于水平位置，丝毫不用担心火炭会倾覆、外泄，放进被窝里安全又方便。

民间常用的一种取暖神器则是起源于宋朝，名为“汤婆子”的金属圆壶，一般以铜、锡制成，使用方法与热水袋类似。冬天在圆壶里装上热水，拧上盖子，包上布，放入被窝中暖脚，又得名“脚婆”。这汤婆子不容易损坏，特别实用，有了它，宋人黄庭坚能“夜夜睡到明”。一直到现在，“汤婆子”都是南方很多家庭必备的过冬神器。

## 没棉花前穿什么取暖？

冬季待在室内当然是最好的选择，如果非要出门，古人靠羽绒服、棉衣？这些在唐宋之前都还没有出现。那穿什么取暖？有钱人家当然穿由狐狸皮、貂皮等贵重兽皮制成的裘，平民百姓则选择粗糙、价格低廉的羊皮、狗皮，或以丝绵、麻絮填充衣物。

唐宋时期，造纸业和造纸技术大为发展，用于取暖的纸衣、纸被相继出现。起初，穿纸衣只是无布可衣的穷人的无奈之举。当时的制作工艺相当原始，就是拿几张纸黏结起来，围身挡寒。至宋代，制作纸衣已成为专门的行业。纸衣价廉，方便制作，严冬时节给流落街市的乞丐散发纸衣成为宋代官方济贫举措，有的机构直接散发纸被，节省经费。

## 紫禁城里的“地暖系统”

“南人习床，北人尚炕”，千百年间火炕伴随北方人度过了无数个寒冬。至迟在魏晋时期，东北地区已有使用火炕的记录，当时方法比较原始，白天，人们在灶台煮饭做菜，晚上撤去炊具，堵上火孔，置席睡卧其上。这就是原始的“暖床”。后来，暖床经过不断改造与完善，与灶分离成用烟道相连接的两体，烟道里的烟顺着屋外烟囱排出，火炕就此产生。

辽金之际，火炕技术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，金人睡觉、饮食娱乐均在炕上进行，就连“金主聚诸将共食”，接见异国使臣大设国宴，也是在炕上“用矮台子，或木盘相接”。

明清定都北京，偌大紫禁城里，如何取暖成了重要问题。建筑师们根据火炕原理，发明了火地取暖法，即在紫禁城宫殿下面铺设地下火道，或在炕床下砌火道，然后在殿外廊下灶口处烧炭，由此产生的热气通过火道传到室内地面，从而实现地暖功效。

火地由烧火用的工作坑、炉膛、主烟道、支烟道、排烟道几部分组成。工作坑设在室外，深约1米，不用时用木板盖上，如平地一般，用时则掀开木板，由专管点火烧炕的太监下到工作坑里去烧炭。排烟道也在室外，如此一来可避免烟灰污染，又可保障炭火热气沿着主、支烟道分流到各个烟室、地面，确保受热面积均匀、温和。如若在有火道流通的地方以木板隔断将此区域包围起来，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暖阁，皇宫里东西暖阁取暖的奥妙就在于此。



掐丝珐琅八吉祥纹火盆，清中期，高21厘米，口径51.7厘米，底径31.5厘米，火盆在冬天置于宫殿或庭院内，用以烧炭取暖，主要有掐丝珐琅和铜两种材质。

可见，古人避寒取暖，无不围绕“火”展开，大到火塘、火炕、壁炉、熏笼等供暖设备，小至手炉、脚炉、卧褥香炉等居家必备取暖神器，都离不开它。学会生火也让古人想出诸多应对凛冬的方法，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# 韩愈和孟郊的“联句情”

在京城为孟郊扬名。

韩愈与孟郊情深意笃，诗歌主张和诗风接近，相互欣赏，交往密切，唱和很多，成为“韩孟诗派”创始人，有“孟诗韩笔”之誉。

孟郊一生不得志，生活贫困，韩愈总是在物质上、精神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心。孟郊每有挫折，韩愈总是诗文相勉。798年2月，韩愈作《醉留东野》，全诗令人动容。韩愈也是心气高傲的人，从不轻易赞许别人，但对孟郊，则愿意“低头拜东野”。他把自己和孟郊的关系，定位成李白与杜甫的关系。可见韩愈早就有与孟郊一起称雄诗坛的愿望。

## 两人久别重逢首创“跨句联法”

“韩孟”联句，堪称“珠联璧合”，806年是两人联句的高峰期，流传至今的有14首之多。这一年，韩愈刚刚离开长安，韩愈与孟郊每人各两联，共8联，最后韩愈一联，孟郊以三联作结。

“韩孟”最长的《城南联句》（806年9月），达154联，每人77联。《城南联句》在联句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，因为他们首创了“跨句联法”。韩愈先作第一句，孟郊作第二、三句，接下去去韩愈作第四、五句。如此循环，最后韩愈以一句结尾。此前联句，都是每人各自成联，不管作二句或四句，对偶由各人自己结构。韩愈改为从第二句联起，上一句就必须先对上句，然后作下一联的上句，留给对方去找对句。这就作了“承上启下”的妙处，使得联句更加连贯自然。

当然，“韩孟”也有不少每人一联的联句创作，如《遣兴联句》（806年），孟郊出首联：“我心随月光，写君庭中央”，韩愈接第二联：“月光有时晦，我心安所忘”。接着交替进行，全诗共12联，最后两联是：“殷鉴谅不远，佩兰永芬芳”（郊）。“苟无夫子听，谁使知音扬”（愈）。《赠剑客李园联句》（806年）也是如此，全诗10联，孟郊起，韩愈收。颇为精彩的有中间两联：“太一装以宝，列仙蒙其文”（郊）。可用偃百神，岂惟壮三军”（愈）。

“韩孟”之后，“跨句联法”成了后人经常采用的联句规则，类似的“变体”有：一人开头3句，接下去每人2句，最后以1句收尾；一人开头1句，接下去每人4句，最后以3句收尾。其原理是相通的，开题单数，接着以偶数对之，以保证联句者既“承上”，又“启下”。单数和偶数多少句、多少联都无妨。

## 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

“韩孟联句”有时也吸引别人参加，有三人或多人联句，如：《会合联句》（806年6月），韩愈、孟郊、张籍三人参加，34联。张籍开题：“离别言无期，会合意弥重”（籍）。韩愈承接：“病添儿女恋，老丧丈夫勇”（愈）。孟郊再联：“剑心知未死，诗思犹孤耸”（郊）。这样每人一联，20联，有意思的是后来变成了每人两联，由韩愈收尾。“韩孟”的《斗鸡联句》（806年10月）也是如此，全诗25联，开头4联韩愈和孟郊每人一联，接着韩愈与孟郊每人各两联，共8联，最后韩愈一联，孟郊以三联作结。

在结构上，《纳凉联句》（806年闰6月）更是不拘定格。孟郊以“递啸取遥风，微微近秋朔”（郊）开题，韩愈紧接着连续两联：“金柔气尚低，火老候愈浊”（愈）。“熙熙光流，竦竦高云擢”（愈），接下去，孟郊一口气9联，韩愈11联，孟郊再8联，韩愈再11联并作结。结句为“此志且何如，希君为追琢。”共40联。

“联句”，不仅需要高度的技巧，更需要联句者心灵相通，对主题的把握，对韵味的营造，都能心领神会。古人在花前月下宴饮场合往往喜欢联句，偶然相逢，偶尔为之，可能难免有应酬之作，但是，如“韩孟”这样成为固定的“联句搭档”，创作了大量联句佳作，则必定是志同道合、心心相印的结晶。“韩孟联句”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。

孟郊去世之后，韩愈的联句诗明显减少，一直到817年，才和“正封”有一首题为《晚秋郾城夜会联句》（817年9月）的联句，长达100韵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

联句是古诗创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由两人或多人各吟一句，一联或多句合作成篇。相传始于《柏梁诗》，在唐代非常流行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和写下名篇《游子吟》的孟郊合作了大量联句诗，创新了联句规则，推动了联句诗的发展，留下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。

## 韩愈与孟郊情深意笃

孟郊比韩愈大17岁。792年，两人一起考进士，韩愈榜上有名，孟郊名落孙山。韩愈写诗安慰：“长安交游者，贫富各有徒。亲朋相过时，亦各有以娱。陋室有文史，高门有笙竽。何能辨荣悴，且欲分贤愚。”孟郊黯然离开长安，韩愈又写《孟生诗》相送，开篇便说：“孟生江海士，古貌又古心。尝读古人书，谓言古犹今。”结尾寄予厚望：“既获则思返，无为久滞淫。卞和试三献，期子在秋砧。”他写这首诗的目的，不仅是安慰孟郊，更是